

# 试论李白《蜀道难》流传中的文本异同

冯 婵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李白的诗作极其丰富, 李白从未自编诗集, 唐代也没有一种渊源有自的李白诗集定本流传下来。因而李白诗歌的文本面目日常纷繁杂乱。通过比较诸多李白别集版本和选录李诗的各类总集, 考辨出李白乐府诗《蜀道难》文本有三十一处异同。文本在流传过程及后世阅读接受中的真实面貌差异较大, 值得探究。

**关键词:** 李白别集; 诗歌总集; 《蜀道难》; 文本异同; 文本分析

##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Various Editions of Li Bai's *Shudaonan*

FENG Ch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and various editions of Li Bai's poems. With various personal collections and general collections, the text of Li Bai's poems had som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each edition. After examining various editions, the text finds and appreciates 31 different versions of "Shudaonan",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al and original text.

**Key words** Li Bai personal collections; general collections; text differences; text appreciation

李白作为唐代首屈一指的大诗人, 他的诗集虽在生前已是“家家有之”<sup>[1](9)</sup>, 但遗憾的是李白从未自编诗集, 唐代也没有一种李白诗集的定本流传下来。尽管后世曾多次重编李白别集, 但所宗版本各不相同, 且又相互交织, 文字出入较大。李白的诗作还被频繁收入唐人及后世选编的各类诗歌总集中。因各自依据的别集版本不同, 加之长久流传中又不断新增的讹误等原因, 各类总集中收录的李白诗歌文本更是面目不一。关于李白诗歌文本混乱的状况已引起学界研究者的关注。周勋初先生认为明清选本的窜改等因素, 造成了李白诗歌的文本混乱, 在向学界发出恢复李诗原貌之呼吁的同时, 也提供了几种颇有价值的辨析李诗原貌的方法<sup>[2](33-37)</sup>。本文试从微观着眼, 以李白乐府诗《蜀道难》为例, 通过对各种版本的李白别集和选录李诗的各类总集的校勘, 考察并分析其文本的三十一处异同, 进而揭示该

诗在流传过程中及后人阅读接受中的真实面貌, 并对两处文本出入较大的诗句, 做一些粗浅的分析和论说, 以就教于方家。

### 一、李白《蜀道难》的版本概况

李白生前, 曾托友人魏颢编《李翰林集》2卷, 临终又托李阳冰编《草堂集》10卷, 均不传。宋初乐史编《李翰林集》20卷、《别集》10卷, 惜亦散佚。李白别集的最早刻本是北宋宋敏求编的《李太白文集》30卷, 于元丰三年(1080)由晏知止刻于苏州。今存宋蜀刻本两种, 均源出晏本: 一为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足本, 一为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残本。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缪曰芑刻本, 称据晏本翻刻, 今人考定所据即今静嘉堂文库本。后《四库全书》本等均据缪本翻刻。又宋咸淳刻三十卷本, 源出乐史编本, 有1980年的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sup>[3](497)</sup>。今由黄山书社2005年出版的《李翰林

集:当涂本》就是根据贵池刘世珩玉海堂“景宋丛书”之六“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影印,玉海堂本于宣统元年(1909)刊刻竣工。此前尚有光绪二十二年西泠印社吴隐所刻“影宋咸淳本”。所谓“景宋咸淳本”、“影宋咸淳本”,实皆为影明仿宋刻本,真正的南宋咸淳刊本早已亡佚<sup>[4][1]</sup>。

最早的李集注本是南宋宁宗时人杨齐贤所作的《李太白集注》25卷,原书不存。此后,元萧士赟作《分类补注李太白诗》25卷,存杨注颇多,《四部丛刊》据以影印,较常见。明代胡震亨《李诗通》中颇有中肯的解释。清代王琦《李太白集注》36卷,为旧注本之集大成者<sup>①</sup>。杨、萧、胡三家只注李白诗,王琦将李白诗和文合注,是李白诗文集最完备的注本。现存数种李白别集和注本在作品文本上都存在不少差异。

今存的唐人选唐诗总集十种中,《唐写本唐人选唐诗》<sup>②</sup>、《河岳英灵集》《又玄集》三种选录了李白的《蜀道难》。后代的唐诗选本中,不论是如保存了唐人近半数诗文的《文苑英华》和被誉“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既博且精者矣”<sup>[5](1725)</sup>《全唐诗》一类搜罗广备的御制大型总集;还是如明代的《唐诗品汇》、清代的《唐诗别裁集》之类的学人选评本;再或是如清人蘅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一类的启蒙普及读本,无不收录李白诗作。但诸家所据别集版本各不相同,加之流传刊刻中的讹脱增衍,致使现存总集中李白诗作也常呈现出纷杂的文本面目。本文主要通过考察以上别集和总集中的李白《蜀道难》在比较中辨析其在历史流传中的变异等情况。

## 二、《蜀道难》文本的异同

詹锼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其校勘是以日本平冈武夫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30卷为底本的。本文主要依据詹氏的校勘列举出《蜀道难》的版本异同之处。有个别地方经查证认为詹氏有欠妥者,已作更改。

李白《蜀道难·讽章仇兼琼也》〔一〕

噫吁嚱〔二〕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一作乃〔三〕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何(一作可)〔四〕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五〕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一作相)〔六〕钩连。上有六龙

回日之高标(一作横河断海之浮云)〔七〕下有衝〔八〕波逆折之回〔九〕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十〕,猿猱欲度愁攀缘(一作牵)〔十一〕。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扞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十二〕坐长叹。问君〔十三〕西游何时〔十四〕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十五〕号古木〔十六〕雄飞雌从〔十七〕绕林〔十八〕间。又闻子规啼夜月〔十九〕愁〔二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一作入烟几千尺)〔二一〕枯松倒挂倚绝壁〔二二〕。飞〔二三〕湍暴〔二四〕流争喧豨,砢〔二五〕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若此〔二六〕,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人(一作夫)〔二七〕莫开。所守或匪亲(一作人)〔二八〕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二九〕,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三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一作令人嗟)〔三一〕。

按:〔一〕敦煌残卷题作《古蜀道难》两宋本、缪本题下俱注云:讽章仇兼琼也。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唐诗品汇》本、《全唐诗》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以及各本李白别集俱无“讽章仇兼琼也”题注。《又玄集》本《蜀道难》题下注云:“杂言”。

〔二〕敦煌残卷作“呼噓”,咸淳本、《唐诗别裁集》本俱注云:一作“噓嘘”。

〔三〕萧本、《河岳英灵集》本、《唐诗品汇》本、《全唐诗》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无“一作乃”注。敦煌残卷、《又玄集》等俱作“乃不与”。两宋本、咸淳本、王本俱注云:“一作乃”。

〔四〕王本注云:“一作何”。咸淳本、萧本、王本、《河岳英灵集》本、敦煌残卷、《唐诗品汇》本、《全唐诗》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可”。按“可”字是。

〔五〕敦煌残卷作“虵崩山摧”。

〔六〕两宋本、缪本、俱作“方”,注云:“一作相”。咸淳本、萧本、《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唐诗品汇》本、《全唐诗》本、王本俱作“相”。敦煌残卷本作“方”,未注“一作相”。

〔七〕咸淳本、萧本、《唐诗品汇》本、《全唐诗》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无一作句注。王本注有作“横河断海之浮云”敦煌残卷

《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等俱作“横河断海之浮云”。

〔八〕《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唐诗品汇》本俱作“衝”，敦煌残卷作“衝”，咸淳本、《全唐诗》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王本俱作“冲”。

〔九〕《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作“迴”。

〔十〕两宋本、繆本俱无“过”字，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本、咸淳本、萧本、王本、《全唐诗》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不得过”。《唐诗品汇》本作“不能过”。《又玄集》本作“黄鹤之飞兮上不得过”。

〔十一〕《河岳英灵集》本、咸淳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缘”，下无注。敦煌残卷、《又玄集》本作“牵”。两宋本、繆本作“缘”，有注云：“一作牵”。萧本、《唐诗品汇》本俱作“援”，下无注。王本作“援”，有注云：“繆本作缘，一作牵”。《全唐诗》本作“援”，有注云：“一作缘”。

〔十二〕敦煌残卷作“抚心”，咸淳本、王本、《唐诗品汇》本、《全唐诗》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抚膺”。《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作“拊膺”。

〔十三〕咸淳本、《全唐诗》本有注云：一作“征人”，繆本作“征人”。

〔十四〕咸淳本、《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等俱作“当”，咸淳本有注云：“一作时”；敦煌残卷本、繆本、王本作“时”。

〔十五〕《文苑英华》本作“悲鸟”。

〔十六〕敦煌残卷作“石木”。《河岳英灵集》本作“枯木”，《又玄集》本、咸淳本、《唐诗品汇》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古木”。《全唐诗》本亦作“古木”，但有注云：“一作枯”。

〔十七〕敦煌残卷、《又玄集》本、萧本作“雄飞从雌”。《河岳英灵集》本、咸淳本、王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雄飞雌从”。《全唐诗》本亦作“雄飞雌从”，有注云：“一作呼雌，一作从雌”。《唐诗品汇》本作“雄飞呼雌”。

〔十八〕敦煌残卷作“雄飞从雌绕花间”。

〔十九〕《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咸淳本、《唐诗品汇》本、王本、《全唐诗》本、《唐诗三百

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夜月”。敦煌残卷作“月”，无“夜”字。《文苑英华》作“月落”。

〔二十〕杨慎批点《李太白诗选》作“悲”。

〔二一〕《河岳英灵集》本、咸淳本、萧本、《唐诗品汇》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无“一作入烟几千尺”注。王本、《全唐诗》本注云：“一作入烟几千尺”。敦煌残卷作“入烟几千尺”。《又玄集》本作“入云几千尺”。

〔二二〕《又玄集》作“石壁”。

〔二三〕《又玄集》作“崩湍”。

〔二四〕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咸淳本、王本、《唐诗品汇》本、《全唐诗》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瀑”。

〔二五〕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咸淳本、萧本、王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砮崖”。《唐诗品汇》本、《全唐诗》本作“砮厓”。两宋本作“冰崖”。《文苑英华》本作“峻崖”，注云：“一作砮”。

〔二六〕敦煌残卷、《又玄集》本作“若此”，无“也”字。萧本、《唐诗品汇》本作“如”，《全唐诗》本亦作“如”，有注云：“一作若”。《河岳英灵集》本、咸淳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也若此”，王本亦作“也若此”，有注云：“萧本作‘如’”。

〔二七〕《河岳英灵集》本、两宋本、繆本作“人”。敦煌残卷、《又玄集》本、咸淳本、《唐诗品汇》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夫”。王本、《全唐诗》本亦作“夫”，有注云：“一作人”。

〔二八〕敦煌残卷、咸淳本、《唐诗品汇》本、《唐诗三百首》本俱作“匪亲”。王本、《全唐诗》本亦作“匪亲”，有注云：“一作人”。《河岳英灵集》本、《唐文粹》本、《文苑英华》本俱作“匪人”。《又玄集》本作“非人”。《唐诗别裁集》本作“非亲”。

〔二九〕《又玄集》本为“猛兽”。

〔三十〕敦煌残卷无此两句。

〔三一〕敦煌残卷作“令人嗟”；咸淳本、王本、萧本俱作“长咨嗟”；两宋本、繆本、《全唐诗》本有注云：“一作令人嗟”。

附表

差异类型	异文	原文出处	版本详情	
抄刻讹误	笔误	吁——呼	〔二〕噫吁嚱 《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等作“吁嚱”；敦煌残卷作“呼嚱”。	
		何——可	〔四〕何以横绝峨眉巅 《河岳英灵集》本、敦煌残卷等俱作“可”；《又玄集》本等作“何”。	
		地——地	〔五〕地崩山摧壮士死 《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等俱作“地崩山摧”；敦煌残卷作“地崩山摧”。	
		衝——衝	〔八〕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俱作“衝”；敦煌残卷作“衝”。	
		古——石	〔十六〕但见悲鸟号古木 《又玄集》本等俱作“古木”；敦煌残卷作“石木”。	
		鸟——乌	〔十五〕但见悲鸟号古木 《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敦煌残卷等俱作“悲鸟”；《文苑英华》本作“悲乌”。	
	书写习惯	砮——冰	〔二五〕砮崖转石万壑雷 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等俱作“砮崖”；两宋本作“冰崖”。	
		回——迴	〔九〕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等作“迴”；敦煌残卷等作“回”。	
		抚——拊	〔十二〕以手抚膺坐长叹 《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作“拊膺”；咸淳本、王本、《唐诗品汇》本等俱作“抚膺”。	
		匪——非	〔二八〕所守或匪亲 敦煌残卷、咸淳本等俱作“匪亲”；《又玄集》本作“非人”；《唐诗别裁集》本作“非亲”。	
	脱文	暴——瀑	〔二四〕飞湍瀑流争喧豗 两宋本、缪本作“暴”；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等俱作“瀑”。	
		讽章仇兼琼也	〔一〕题注 两宋本、缪本题下俱注云：“讽章仇兼琼也”；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等各本李白别集总集俱无“讽章仇兼琼也”题注。《又玄集》本《蜀道难》题下注云：“杂言”。	
	修正改动	无心之误	砮——峻	〔二五〕砮崖转石万壑雷 《文苑英华》本作“峻崖”，注云：“一作砮”。
			不——乃	〔三〕不与秦塞通人烟 敦煌残卷、《又玄集》等俱作“乃”；《河岳英灵集》本、《唐诗品汇》本、萧本等俱作“不”。
方——相			〔六〕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 敦煌残卷本作“方”；《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唐诗品汇》本、《全唐诗》本、王本俱作“相”。	
尚——上 不得过—— 不得—— 不能过			〔十〕黄鹤之飞尚不得过 《又玄集》本作“黄鹤之飞兮上不得过”。两宋本、缪本俱无“过”字；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本等俱作“不得过”。《唐诗品汇》本作“不能过”。	
缘——援 ——牵			〔十一〕猿猱欲度愁攀缘 《河岳英灵集》本、咸淳本、《唐诗别裁集》本等俱作“缘”。萧本、《唐诗品汇》本俱作“援”。敦煌残卷、《又玄集》本作“牵”。王本作“援”，有注云：“缪本作缘，一作牵”。两宋本、缪本作“缘”，有注云：“一作牵”。《全唐诗》本作“援”，有注云：“一作缘”。	
时——当			〔十四〕问君西游何时还 咸淳本、《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等俱作“当”，咸淳本有注云：“一作时”；敦煌残卷本、缪本、王本作“时”。	
林——花			〔十八〕雄飞雌从绕林间 敦煌残卷作“雄飞从雌绕花间”。	
绝——石			〔二〕枯松倒挂倚绝壁 《又玄集》作“石壁”。	
若此—— 如此—— 也若此			〔二六〕其险也若此 敦煌残卷、《又玄集》本作“若此”，无“也”字。萧本、《唐诗品汇》本作“如”，《全唐诗》本亦作“如”，有注云：“一作若”。《河岳英灵集》本、咸淳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也若此”，王本亦作“也若此”，有注云：“萧本作‘如’”。	
人——夫			〔二七〕万人莫开 《河岳英灵集》本、两宋本、缪本作“人”；敦煌残卷、《又玄集》本、咸淳本等俱作“夫”。王本、《全唐诗》本亦作“夫”，有注云：“一作人”。	
亲——人			〔二八〕所守或匪亲 敦煌残卷、咸淳本、《唐诗品汇》本等俱作“亲”。王本、《全唐诗》本亦作“亲”，有注云：“一作人”。《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文苑英华》本等俱作“人”。	
虎——兽			〔二九〕朝避猛虎 《又玄集》本为“猛兽”。	
长咨嗟			〔三一〕侧身西望长咨嗟 咸淳本、王本、萧本俱作“长咨嗟”；敦煌残卷作“令人嗟”；两宋本、缪本、《全	

差异类型	异文	原文出处	版本详情
有意改动	问君——征人	〔十三〕问君西游何时还	咸淳本、《全唐诗》本有注云：“一作征人”，缪本作“征人”。
	古——枯	〔十六〕但见悲鸟号古木	《又玄集》本、咸淳本等本俱作“古木”；《河岳英灵集》本作“枯木”；《全唐诗》本亦作“古木”，但有注云：“一作枯”。
	从雌——呼雌 雌从——呼雌	〔十七〕雄飞雌从绕林间	敦煌残卷、《又玄集》本、萧本作“雄飞从雌”；《河岳英灵集》本、咸淳本等俱作“雄飞雌从”；《全唐诗》本亦作“雄飞雌从”，有注云：“一作呼雌，一作从雌”；《唐诗品汇》本作“雄飞呼雌”。
	月——夜月 ——月落	〔十九〕又闻子规啼夜月	《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咸淳本等俱作“夜月”；敦煌残卷作“月”，无“夜”字；《文苑英华》作“月落”。
	愁——悲	〔二十〕愁空山	杨慎批点《李太白诗选》作“悲”。
	飞——崩	〔二三〕飞湍瀑流争喧 沓	飞湍，《又玄集》作“崩湍”。
	六龙回日之高 标——横河断 海之浮云	〔七〕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咸淳本、萧本、《唐诗品汇》本等俱作“六龙回日之高标”，且无注；王本有注云：“一作横河断海之浮云”；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等俱作“横河断海之浮云”。
	去天不盈尺 —— 入烟几千尺	〔二一〕连峰去天不盈尺	《河岳英灵集》本、咸淳本、《唐诗品汇》本等俱作“去天不盈尺”，且无注；王本、《全唐诗》本有注云：“一作入烟几千尺”；敦煌残卷作“入烟几千尺”；《又玄集》本作“入云几千尺”。

以上三十一处异同，是《蜀道难》在不同时代不同别集、总集中呈现出的不同版本面目。除去有无“讽章仇兼琼也”的题注之外<sup>③</sup>，《蜀道难》正文的三十处异文，大致可以依据差异的原因分为如下两大类情况。

第一，抄刻中的讹误。这可能是发生在单篇诗作的流传中，也可能出现在编纂成集后整本的抄刻中。但这些异文多数在唐人编选的诸选本中就已经存在，后世的别集、总集常常是根据所宗的母本而延续着这些差异。其中由于字形相似而发生的抄刻笔误居多，如《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等作“噫吁嚱”，而敦煌残卷作“噫呼嚱”；再如《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俱作“衝波逆折”；敦煌残卷作“衔波逆折”。也有的异文是因为抄刻者的书写习惯使用的异体字，这些字除去字形上有差别，在音义上都是可以通用的。如“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中的“回”与“迴”。还有少数是抄写中的脱文和衍文，如敦煌残卷中就没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两句，就应该是抄写中的遗漏所致。

有些异文可能既有抄写笔误又存在着修改的痕迹，如“但见悲鸟号古木”，在《又玄集》本、咸淳本、《唐诗品汇》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中俱作“古木”，因而敦煌残卷作“石木”，可以判定是抄写笔误。而《河岳英灵集》本却作“枯木”，《全唐诗》本虽作“古木”但也有注云：“一作枯”这里

便是斧斤之印。再如“砢崖转石万壑雷”，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等俱作“砢”，唯两宋本作“冰”。且从句意上分析，此处形容瀑布的急流撞击山崖当用“砢”。可见两宋本的“冰”，应是抄刻的笔误。然《文苑英华》本作“峻崖”，注云：“一作砢”，这里也存在着修改，虽无法判断是否有意为之，但单从用字上而言，仍是“砢”胜出。

第二，在抄刻造成的讹误之外，还有一些异文应归于修正改动之属。其中又分无心为之的记忆误差，和有意的篡改润色两种情况。首先，李白的《蜀道难》几乎是历代各种唐诗选本必选的名篇<sup>④</sup>，其流传的广泛程度也可想而之。就广泛的传播而言，众多读者能把它烂熟于心，脱口诵背也是不足为奇的。正是由于这种烂熟的背诵，也会随之产生不少讹误。事实上一字不差的背诵是极少的，大多数所谓烂熟的背诵，却是会产生出众多掺杂自己习惯用语等个性化因素的记忆版本，这可以算作是对原文的非有意改动。无论是选本的编纂者，还是抄刻的匠人，都可能根据自己的记忆忽略甚至改动一些与原文存在细微差异的地方。比如，文本中常出现功用相似、表达效果相近的助词、副词，或少数单音节名词等小词的混用情况。如敦煌残卷本、两宋本、缪本俱作“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河岳英灵集》本、《又玄集》本等俱作“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另一类更能有力有证明这种由烂熟带来差异的例子是异文中出现的

同音异形字。如“黄鹤之飞尚不得过”，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本、咸淳本等俱作“尚”，而《又玄集》本则作“上”。又如“猿猱欲度愁攀缘”，《河岳英灵集》本、咸淳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俱作“缘”；萧本、王本、《唐诗品汇》本、《全唐诗》本俱作“援”。同音异形的“尚”与“上”，“缘”与“援”很难判定孰为原文，但差异的原因却是可以大致定在这种记忆的误差上。

其次，也有部分异文是因有意的修正改动所致。这种字句的修改，通常会在语辞表达、艺术效果等诸方面都造成优劣之分。而这些异文又可细分为：李白在不同时期对诗作的修正润色，和后来读者兼传播者自揣诗人之意而做出的自以为是的修订篡改两类。但这两种类别也只是我们在理论上的界说，落实到具体异文的分析上却是很难判定归属的。《蜀道难》全诗属于这种有意修改的异文共有八处可分成三种情况来考察。其一是用改动名词来变化句中人称的，如“问君西游几时还”中的“问君”与“征人”的改动，便实现了从第二人称到第三人称的转变，甚至还可能会造成全诗旨意的改变；其二是通过变换形容词和名词来营造不同的意象氛围，如“悲鸟号古木”与“悲鸟号枯木”，一个古朴苍劲，一个衰败悲凄。再如“子规啼夜月”与“子规啼月落”，前者是漫长夜色的静溢，后者是天将拂晓的凄清。其三是推敲动词的贴切度，如“愁空山”与“悲空山”，着眼于悲愁的程度。再如“飞湍瀑流”与“崩湍瀑流”，斟酌着瀑布急下的气势和力度。上述三种情况，由于缺乏文献证明，我们很难判断孰是原文孰是修改。但也有一些内涵较丰富的异文，为我们提供了较多线索，可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尽可能考辨出原文的真实面貌。如有学者曾撰文考证“雄飞从雌”与“雄飞雌从”，综合鸟类的生物习性，语词的源出来历，文献版本的依据，以及语言艺术等多种因素，得出前者为原文的结论<sup>⑤</sup>。诗中还有两处整句的异文，在用字和意境上也有着明显的高下之分。即〔七〕“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与“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二一〕“连峰去天不盈尺”与“连峰入烟几千尺”。此两处既可能是诗人自己的修改，也可能是后人编集时的有意润色。下文就尝试着辨析这两处异文，以期探寻原文之真实面貌。

三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与“连峰去天不盈

尺”的文本浅析

由于李白生前及唐代编撰的李白集，今均已不存，我们无法从早期的李白别集中判断《蜀道难》的最初最真面貌。现存史料中，与李白时代最接近并能基本反映当世人诗歌品评标准的应是唐人选录唐诗的总集<sup>⑥</sup>。在没有唐代编撰的李白别集存世的情况下，这些总集中收录的诗作便具有了极大的本真性，在对于李白诗作原貌的复原上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唐人选唐诗的基本依据应该是当世通行的诗人别集，如韦庄在《又玄集自序》中说道：“自国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诗记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数首。”<sup>[7](348)</sup>又如韦毅《才调集叙》中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逐采摭奥妙”<sup>[7](444)</sup>。因此，我们从唐人选唐诗的总集中，是可以大致见到唐代通行的李白别集面貌的。

第〔七〕处异文在敦煌残卷、《河岳英灵集》《又玄集》中均为“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可以推知唐代通行的李白诗别集，大概应为“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至宋元以后注本及诗总集则俱作“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如咸淳本、萧本、《唐诗品汇》本、《全唐诗》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据此种流传状况分析，此处是后人所做的有意修改的可能性更大。

先看“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所谓“六龙”，《易乾卦》有：“时乘六龙以御天。”孔疏云，阳气升降，谓之六龙<sup>[8](13)</sup>。《太平御览》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注：六螭，即六龙也<sup>⑦</sup>。“高标”者，左思《蜀都赋》“棹修干，竦长条，扇飞云，拂轻霄。羲和假道于峻歧，阳鸟回翼乎高标。”刘逵注：“言山木之高也。”吕延济注“高标”为高枝也<sup>[9](96)</sup>。萧士赟据《图经》注曰：“高标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岿然高峙，万象在前”，王琦发展萧注云：“高标，是指蜀山之最高而为一方之标识者言也。”<sup>[10]163</sup>然而不论“高标”释为何物，此句以“天上驾日之龙车亦为蜀地高标所阻”，极言蜀山之高耸，蜀道之艰险之意无误<sup>[11](295)</sup>。这样的夸张有着浪漫的上天入地之驰骋，在无羁的想象中，描绘出仙人驾龙车的盛况，让羲和之六龙车都受阻的高标定然是险难至极的。

再看“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不直接写山高，而侧面写浮云已入云间的山定当是高耸之至

“横河断海”应是形容浮云之浓厚密集,云乃由水生,用横截涸断河海之浮云这样的夸张,以显示缭绕山峰的浮云之多,在云雾遮掩中的高山,若隐若现,凭借着想象在人的视角效果和心理感觉上造成无穷高峻的效果,此句以虚胜实。且与下句“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皆是以水流河海写蜀山之险,在内容、文字上有一定的相关,对仗也更工整。故而,无论是文辞,还是艺术审美,“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都胜过“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后世大多数读者阅读李白诗歌,多是使用当世通行的李白别集和诗总集。只有少数专业学者,才会遍历历代各种版本。李白别集在宋元清通行的咸淳本、萧本均作“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且咸淳本、萧本无注。只有清代的王本,才又补上注云:“一作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在《唐诗品汇》《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唐诗别裁集》等多种总集中也均作“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除《全唐诗》外,亦均无注。所以后世的大多数读者接受到的《蜀道难》此句应为“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这与唐代此诗的面貌是不同的。如果距李白时代最近的唐人所选录的版本是与李白所作的原句一致,那么千年来有多少读者误读了,并错失了意趣更为深远的佳句。这应是诗人的不幸,更应是读诗人的憾事。

第〔二〕处异文在与李白同时的殷璠编撰的《河岳英灵集》中,此句为“连峰去天不盈尺”。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云:“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癸巳(《文苑英华》作乙酉)”<sup>[7](40)</sup>。瞿蜕园、朱金城认为由上文观之,玄宗朝之癸巳年为天宝十二载(753),乙酉年为天宝四载(745),《蜀道难》一诗应作于天宝元年(742)<sup>[1](315)</sup>,至晚亦当作于天宝十二载(753)以前<sup>[11](207)</sup>。可见,几乎是在写成《蜀道难》的同时,殷璠就将其收编入集,其间相差最多不过十年。由于时间上最为接近,此集中的《蜀道难》更有可能贴于李白的原始稿本。

稍后,唐中叶<sup>⑧</sup>的写本敦煌残卷作“入烟几千尺”。晚唐韦庄编选的《又玄集》本作“入云几千尺”,此处“云”疑为“烟”。以后历代的别集总集如咸淳本、萧本、《唐诗品汇》本、《唐诗三百首》本、《唐诗别裁集》本等俱作“连峰去天不盈尺”,除王本、《全唐诗》本有注云“作入烟几千尺”外,它本均

无注。由此可见,在时间的纵线上,此句诗的文本出现了反复的情况,这可能是由于三种唐人选唐诗,依据了当世通行的不同版本的李白别集。最早的《河岳英灵集》编定以后,李白有可能对《蜀道难》做过一些文字语词上的修改,故而在后来编定的《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和《又玄集》中,此句已改为“连峰入烟/云几千尺”。自殷璠《河岳英灵集》的编定到李白离世的宝应元年(762),还有十余年,故而在时间上诗人也存在自己修改润色《蜀道难》的可能性<sup>[2](37)</sup>。但不幸的是《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和《又玄集》在后世都久不见于中土。前者在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封锁千年,后者散失于海外,直到上世纪中期才由日本的清水茂先生撰文公布于世,使失传数百年的古籍,赫然复还<sup>⑨</sup>。此两本的一度失传,一定程度上使《河岳英灵集》对于《蜀道难》文本在后世的流传面貌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这也使得后世大多数读者,阅读到的《蜀道难》此句都是“连峰去天不盈尺”。以上推测应该是此句诗在时间纵线上出现文本反复的一个可能性的原因。

“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与“连峰入烟几千尺”两句,都是极言蜀山之高峻,以显示蜀道之险阻。二者都不从正面写山高,而是以烟云缭绕来侧面衬托出蜀山的高险。蜀山之高不可见,只可凭其插入云霄之势来想象,以其隐于烟云之中而写其高耸。相比之下,“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与“连峰去天不盈尺”两句,无论是神话般的夸张,还是“精准丈量”的描摹,都是正面描写,此处的蜀山之高是可见的,是有限的。故而在描写蜀山之高峻的艺术效果上,显然是“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与“连峰去天不盈尺”二句胜出。但遗憾的是,由于版本流传等因素,后世大多读者在阅读《蜀道难》时,都错过了“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与“连峰入烟几千尺”的佳句。

文学文本在其形成以后就作为独立于作家的存在物而存在,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唯有文学文本能作为文学活动的物质载体,在作者逝去之后长久的流传下来。我们可以把版本的差异以及抄写刊刻中的脱衍讹误等,称之为文本在流传中的变异。这种文本的变异在古籍的流传中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极普遍的现象。因此,对于李白诗歌纷异的文本,我们既要个别梳理考辨源流,又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地搜集考察。这既有助于了解李白诗作本身在历代的

流传情况,更深入准确地理解文本;也有助于了解历 后人的真正影响。

代读者对李白诗的阅读接受情况,揣摩李白诗作对

#### 注释:

- ① 中华书局 1977年据王琦注出版《李太白全集》。
- ② 《唐写本唐人选唐诗》是据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敦煌写本的,实即法藏敦煌遗书伯 2567卷,与伯 2552卷为同一写卷,断为两片,故也称为敦煌残卷。
- ③ 邓魁英、聂石樵先生在《〈蜀道难〉本事新考》一文,已详细考证论述了该诗题注的文献依据和本事旨意等问题。本文不再赘述。见邓魁英、聂石樵著《古代诗文论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第 156页。
- ④ 《蜀道难》在十三部录入李白诗歌的唐诗选本中被十一部选录,成为居于首位的李白诗歌名篇。见崔际银《李白诗歌名篇传播论略》,《中国李白诗歌研究会议论文集》2006 第 69页。
- ⑤ 王骥《李白〈蜀道难〉诗的一处异文》,《镇江师专学报》(社科版),1990(2),第 13页。
- ⑥ 唐人选录唐诗的多种总集,今存十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58年结集成书出版,题为《唐人选唐诗:十种》(全二册)。
- ⑦ (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三天部,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 16页。而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 1998版)等今本《淮南子》此处皆作:“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悬车。”
- ⑧ “此卷作者,均开、天间人。更在元、芮所集之前。以卷中避讳诸字考之。尚为唐中叶写本”,见(唐)元结、殷璠等选《唐人选唐诗:十种》(全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第 4页。
- ⑨ 夏承寿先生《又玄集后记》,述在中土失传数百年的《又玄集》赫然复还之原委。见(唐)元结、殷璠等选《唐人选唐诗:十种》(全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第 441页。

#### 参考文献:

- [ 1 ] 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 [ 2 ] 周勋初.李白诗原貌之考索[J].文学遗产,2007(1):33-37.
- [ 3 ] 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
- [ 4 ] 李翰林集:当涂本[M].合肥:黄山书社,2005.
- [ 5 ]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1965.
- [ 6 ]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Z].北京:中华书局,1961.
- [ 7 ] (唐)元结,殷璠.唐人选唐诗:十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 [ 8 ] (魏)王弼,等.周易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 9 ] (梁)萧统.六臣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 10 ] (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 11 ]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